

赤子的足球

○王之荣

忙完果园最后一批果实套袋，指尖仍萦绕着淡淡的纸浆气息，我终于得以静坐下来，守在屏幕前观看世界杯赛事。

巴西3:0战胜海地，苏格兰0:1负于摩洛哥，厄瓜多尔0:0战平库拉索——各小组赛在屏幕上滚动，我的心中却泛起层层涟漪。

为了在地图上找到库拉索这个国家，我几乎要拿起放大镜细细搜寻。这座岛国仅有14万人，尚不及我家乡一个乡镇的人口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小岛国，他们的球员却能在世界杯的草坪上奔跑。守门员鲁姆，90分钟内完成15次精彩扑救，面对对手潮水般的猛烈攻势，他就像礁石般立在那里，一次次飞身扑救，用指尖、膝盖、胸膛奋力拦下疾驰而来的足球。

我想起自己侍弄的那些果树，套袋时要把果子轻轻托住，生怕碰伤了它。这些球员对足球的呵护，大抵也如此。只不过，他们托住的，是心底滚烫的热爱与梦想。

摩洛哥队踢出了最纯粹的足球。他们在场上肆意奔跑、从容传接，没有功利的算计，没有临场的迟疑，人与足球之间仿佛达成了岁月沉淀下来的默契。许多来自欠发达地区的球员，薪资待遇远不及职业球员，却在绿茵场上倾注了百倍热忱，拼尽全力奔赴心中热爱。

这让我想起电视剧《主角》里那些梨园艺人，他们学戏时挨的打、受的苦，若只算经济账，是无论如何都划不来的。

可卧鱼、吹火这些独门技艺，就这么一代代传了下来，不为别的，只为那股子热爱。有人说他们傻，可我始终觉得，这份不计功利的“傻气”，才是最难得的。一个人若没了这点“傻气”，便如同果树只长叶子不结果，空有一片繁华，到头来什么也留不下。

反观我们的球员，并非缺少天赋，只是太过精于权衡利弊。在赛场上患得患失，久而久之，脚沉了，心也沉了，天赋便像果子烂在了枝头，让人惋惜。想想也是奇怪。我们的国家高楼林立、高铁飞驰，在诸多领域领先世界，为何偏偏在这一场简单的竞技运动上犯了难。

再看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一战，比赛快结束时，鲁姆又一次扑出了对方的必进之球。他爬起来，拍拍手上的草屑，脸上竟有笑意。那样的笑容我格外熟悉，像是摘下成熟的苹果，咬一口，甜到心里的那种笑。无关名利，只关乎热爱。我想，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也能在世界杯草坪上露出那样的笑来。而我们也该从这面“绿色的镜子”里，照见自己内心还剩下多少赤子般的纯粹。

倘若丢掉了这份不计得失的热爱，再宽阔的道路也难以奋力奔跑，再高耸的楼宇，也撑不起民族挺立的精神脊梁。从果园到球场，从秦腔到足球，但凡值得传承的事物，皆是如此。

套袋的活儿明年还得干，世界杯四年后还会再来。但愿那时，我们能多一些赤子之心。

一趟暖心高铁行

○和翠丽

我是一名基层残联工作者，同时也是一名肢体残疾人，格外懂得残障人士走出家门的诸多不易。今年三月底，我需要前往上海接受手术，全程要乘坐高铁，还需在济南中转。依靠轮椅出行的我，出发前满心忐忑：担心进站流程烦琐、上下车多有不便，更害怕中转衔接仓促误了车次。没想到，从预约购票起，我全程享受到了贴心帮扶，既真切感受到社会的温情，也见证了我国无障碍建设日新月异的变迁。

买好车票后，我第一时间预约了高铁特殊旅客帮扶服务。很快，聊城始发站、济南中转站、上海终点站的工作人员就先后打来电话，与我细致核对行程信息，耐心询问身体状况、是否需要车站提供轮椅接送服务。考虑到路途遥远，我随身带了轮椅，如实告知相关情况，他们又细致询问出行陪护需求、上下车难点、途中有无特殊需要，反复核对每一个细节，做好全程帮扶预案。细致周全的前置对接，让我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
出行当日，我刚抵达聊城高铁站进站口，就有工作人员早早等候。他们热情地接过我的随身行李，引导我经由无障碍绿色通道优先进站，提前检票登车。落座前，工作人员特意协调座位，将我安排在紧邻无障碍卫生间的座位。安顿妥当后，乘务人员叮嘱我，路上遇到任何困难，可随时联系列车长，他们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。

最让我感动的，是济南站内无缝衔

接的暖心服务。列车抵达济南站，工作人员早已在车厢门口等候。列车刚停稳，他们便上前接应，引导我走无障碍换乘专用通道。候车时，工作人员全程陪同照料，直至换乘列车准点进站，细心护送我上车、妥善安置后才离开。

抵达上海站，温暖依旧如期而至。工作人员早早在车厢门口等候，帮忙搬运行李，经由无障碍便捷通道护送我顺利出站。

作为一名残疾人，我深知坐轮椅出行的艰难。此次行程跨越千里，从预约购票、多站点提前打电话确认出行需求，到始发站贴心接送、列车上人性化安置、济南中转站全程陪护、终点站无缝接驳护送，工作人员用贴心服务串联起一条温暖的无障碍出行线。

这趟高铁之旅，是国家无障碍体系不断完善、社会文明持续进步的真实体现——精准对接、前置服务、全程守护，无障碍设施越来越齐全，人性化关怀越来越到位，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、贴心为民，让我深切感受到新时代民生服务的温度，看到国家对残障群体的关爱。

感念每一位铁路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与全程守候。回到工作岗位后，我把这一路的暖心经历讲给身边的残障朋友，同时立足基层残联岗位，用心用情做好助残服务，让更多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敢于走出家门、从容拥抱生活，体面平等地融入社会，共享时代发展的幸福硕果。

连载 166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武俊岭

一句问话，让谢榛的眼泪几乎流出。他把头深深地低下去，以便把情感掩饰过去。他极快地把脚洗完，把水倒掉。等眼睛不再湿润时，谢榛看着妻子，说，家，怎么会不想呢？

谢榛从最里面衣服口袋里，掏出几张银票，一共三百两。这些银票，都是京师的官员兼诗人给的，李先芳一人就给了五十两。

谢榛说，老五在信上说，有人前来提亲。有这三百两，正好再买或者租上两处院子。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，不行。

妻子说，我正想与你商量老四老五的婚事呢。给老四说的，是一个老秀才的闺女。老五的那个，是一个乡下富户。他们都知道你是一个诗人。

谢榛听了，很高兴，说，既然人家看着咱行，咱也看着人家行，把婚事定下来就是了。

妻子高兴了，说，你来得正是时候，凡事由你定夺。

第二天，谢榛便带着元烛去大街上走了一圈，隔着一条胡同，有两处闲置的房子，一处三间。主人在外地经商，多年不用，便委托出租出去。谢榛问了价格，说是一年六两银子。谢榛也没有还价，就交出银子，拿到钥匙。他与元烛走回家来，对妻子说了情况。妻子很是高兴。

夫妻两个正指派儿子们前去打扫租来的两处院子，刘媒婆走了进来。见了谢榛，刘媒婆左看右看，说，你就是大诗人谢榛吧？

谢榛说，不大，就是爱写。

媒婆说，别提张秀才、吴财主对你多崇拜了，说老子是诗人，儿子即便没有功

名，脑子也一定好用，所以就托我前来提亲。我都来了四五趟了，你不在家，这事就耽搁了。

谢榛说，多谢你了！

在媒婆的安排下，元炳、元烛与女方见了一面。双方没有意见。张秀才、吴财主同时拜见谢榛，大家谈得其乐融融。特别是吴财主，慷慨地对谢榛说，鄙人薄有田产，只有一儿一女，凡事都好说，都说好。

张秀才自然不甘示弱，说，我虽然只是一个秀才，但肚子里自有墨水。家产虽然不及老吴，但膝下只有一女，早晚还不是她的？

接下来，二人又对谢榛恭维一番。谢榛高兴，在一个酒家设宴，招待二位亲家。

家中之事稍有头绪，谢榛于一天天黑前前去拜见赵王。

见了谢榛，赵王高兴得没法，立即让管家安排酒宴，并且让人通知顾圣之、郑若庸前来大厅说话。

顾圣之一见谢榛，便抱了起来，说，茂秦，你成了大诗人了，不简单。

郑若庸说，老谢，停会你得多喝两杯。你是越老越有才了。

谢榛谦虚地说，哪里，只是没有间断写诗罢了。

赵王说，谢先生不必过于谦虚，你的诗摆在那，人们自有比较，与古人、与今人。你的诗不专虚响，精深壮丽而怀抱极和。

谢谢殿下赞扬！

菜上来，酒上来，四个人开始喝酒。每人身边站着一个婢女。这回，还让歌

妓们一曲一曲地弹奏乐曲。

谢榛沉浸在与赵王、与顾、郑二位十分友好的气氛里，听着动人心弦的曲子，心情自是愉快。整个大厅，红亮的烛光照耀着，富丽堂皇。四个人慢慢地喝，随意地谈。毕竟，年龄已不是五年前的年龄，大家喝酒不再那么情绪化了。这样，谢榛便一直处在五成酒的状态，既不十分清醒，又不十分迷糊。他飘飘然欣欣然，看着美丽的婢女，不免有点想入非非。

赵王一挥手，对婢女说，请贾姬上来弹奏琵琶。

一会儿过后，只见四个歌妓拥着贾姬出来。贾姬对着赵王拜了几拜，便弹起以前谢榛写的竹枝词来。

一曲终了，谢榛说，这是山人鄙俚之曲，不足污殿下耳朵。

赵王听了，摇摇头。

谢榛对着贾姬凝视。烛光之下，贾姬光彩照人，异常妩媚。贾姬虽然坐着，但浑身散发出的玲珑之美，深深震撼了谢榛。

谢榛的表现，赵王自然看见了。赵王笑一笑，示意顾圣之、郑若庸二人敬谢榛酒。谢榛虽然喜悦，并且酒量很大，但毕竟到了一定年龄。他在顾、郑二人的轮流劝酒下，不免喝多了。最后，赵王让两个下人搀扶谢榛，与顾、郑二位一块去客舍休息。

第二天，谢榛用了一上午的时间，写出十四阙竹枝词，并立即把新作拿给赵王。赵王看后赞不绝口，让人把竹枝词送给贾姬，让她依词制曲，于晚宴时弹奏。

于烛光之中，喝着美酒，看着美姬，关键是听着美姬弹奏、歌唱自己的竹枝词，谢榛陶醉得无以复加。他敬赵王酒，敬顾圣之酒，敬郑若庸酒，喝了个不亦乐乎。醉中的谢榛，看贾姬的目光自然大胆了。对此，弹琵琶的贾姬在偶尔抬头之际觉察到了。她立即红熟了脸庞，低头专心弹奏。

谢榛有点内急，于是出去小解。解决事情后，走出茅厕。离茅厕十几米，有几片假山，是以前没有见过的。虽在朦胧之中，谢榛还是看到了假山的空灵与多姿，于是便站在那里认真欣赏起来。冷风吹来，谢榛酒劲上来，双腿一软，倒在地上睡着了。

虽然是在露天地里，谢榛却很快进入梦乡。梦里，贾姬轻盈得像是一片树叶，于空中飘然而飞。谢榛想伸手抓住贾姬，却不能成功。谢榛自然是着急了，便大声呼喊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！

谢榛醒了。感觉头枕一个温暖而软的枕头，并且还有奇异的香味。闭着眼睛，谢榛去摸枕头。不想，摸到一截温软的大腿。谢榛一吓，猛然站起。谢榛终于看清了，睡梦里所枕的枕头，是贾姬的大腿。

谢榛惊慌地说，该死，我该死！

在那么一瞬间，谢榛想到在京山侯府所受到的侮辱。

贾姬银铃般的声音徐徐入谢榛之耳：先生，我是奉赵王殿下之命，来为先生作枕的。

谢榛听了，欣喜得一下子没有了醉意。赵王让这个妙龄女子来当自己的枕头，莫非有什么深意？ (未完待续)